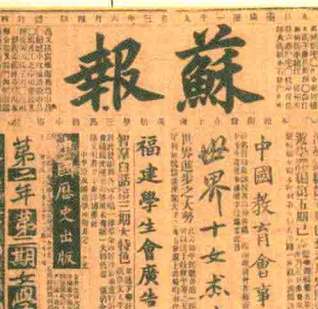


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· 重庆丛书

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

下

周 勇 主编



Zourong Yu Subao'an
Dang'an Shiliao Huibian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

下



主编 周勇
副主编 王志昆 蔡斐王敏 庄和灏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邹容与苏报案综合性史料



中国部分(大陆)

编者按：长期以来，学界对邹容与苏报案的研究局限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，这些资料大致有如下三类：1.故宫档案馆所藏苏报案清方档案，以及魏光燾、袁树勋等其他档案；2.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、《国民日报》等中文报纸有关苏报案的新闻报道；3.苏报案有关当事人，如章炳麟、章士钊、吴稚晖等人的回忆录，张篁溪、冯自由等人的文章记录等。但是，这些材料相对散乱，且很多为竖排繁体字形式，为方便日后研究，现将相关资料汇编于此。

另，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、《国民日报》等中文报纸有关苏报案的新闻报道可参见本套丛书《邹容集》中的整理内容。

赠大将军邹君墓表

章炳麟

君讳容，字蔚丹，四川巴人。父某，行商陇蜀间。君少慧，年十二，诵“九经”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皆上口。父以科甲期之，君弗欲，时喜雕刻，父怒，辄榜笞，至流血，然愈爱重君。从成都吕翼文学，与人言，指天画地，非尧舜，薄周孔，无所避，翼

文惧，摈之。父令就日本学，时年十七矣，与同学钮永建规设中国协会未就。学二岁，陆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奸私事，君偕张继等五人，排闥入其邸中，榜颊数十，持剪刀断其辫发。张继者，故尝与善化秦力山发议排君主立宪者也。事觉，归潜上海，与章炳麟见于爱国学社。是时社生多习英吉利语。君调之曰：“诸君堪为贾人耳？”社生皆怒，欲殴之。广州大贾冯乙，故尝入英吉利籍，方设国民议政厅于上海，招君，君诘乙曰：“若英吉利人，此国民者，中国民邪？英吉利国民邪？”乙惭，事中寝。君既明习国史，学于翼文，复通晓经训、《说文》部居，疾异族如仇讎，乃草《革命军》以摈清，自念语过浅露，就炳麟求修饰。炳麟曰：“感恒民当如是。”序而刻之。炳麟亦自有驳康有为书，与君书同意。时又有苏报社者，以论议相应和，则长沙章士钊所为也。君与士钊、继皆年少，独炳麟差长，相得欢甚，约为昆弟交，要以光复汉族事。会清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检察革命党，君及炳麟皆就逮，系上海租界狱。两人日会聚说经，亦时时讲佛典。炳麟授以《因明入正理论》，曰：“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。”时清政府自贬，与布衣讼，南洋大臣遣法律官担文来廷辩，两造争汉虏曲直于上海知县前，闻者震詫。吏卒不能决，上其事外务部，外务部亦惭。明年，与外国公使杂定之，两人者皆罚作，而清尊严亦转替。君以少年为狱囚，狱卒数侵之，心不能平。又啖麦麸饭不饱，益愤激，内热，数有遗下。明年正月，疾发，体温温不大热，但欲寐，又懊烦冤不得卧，夜半独语骂人，比旦皆不省。炳麟知其病少阴也，念得中工进黄连、阿胶、鸡子、黄汤，病日已矣。则告狱卒长，请自为持脉疏汤药，弗许；请召日本医，弗许。病四十日，二月二十九



日夜半卒于狱中，年二十一岁矣。诘朝，日加巳，炳麟往抚其尸，目不瞑。初，狱之竟也，处炳麟三年囚，君二年，至是，君程未滿，才七十日，遽死，内外皆疑有它故。于是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骨，葬之华泾，树以碣，未封也。君既卒，所著《革命军》因大行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，远道不能致者，或以白金十两购之，置笼中，杂衣履餐饼以入，清关邮不能禁，卒赖其言为光复道原。逾六年，武昌兵起。民国元年，临时政府赠大将军，四川军政府以礼招其魂归，大总统孙公亲拜遣焉。

刘三者，性方洁，寡交游，业为君营葬，未尝自伐，故君诸友不能知葬所。十一年冬，炳麟始求得之。十三年春四月，与士钊、继等二十余人，祭于华泾。腾冲李根源议曰：“勋如邹君，而墓无石刻，后世何观焉？”与祭者皆起立。炳麟亡命日本时，已尝为君传，及是，稍增损其辞以表于墓。

（选自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五）



▲章炳麟撰文并篆额的“赠
大将军巴县邹君墓”碑正面



▲章炳麟撰文的“赠大将军巴县邹君
墓”碑背面



苏报案实录

张篁溪

编者按：此文述会审公廨的态度，前后略有矛盾；陈吉甫或作程吉甫，一书中亦不一律，这些，由于当时报章本有歧互，张氏未及订正。

苏报创刊于一八九六年（满清光绪二十二年），为胡璋所办，邹弢主笔，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。会湘人陈鼎以戊戌党事获罪，被判永久监禁，其弟陈范（梦坡），亦以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落职，退居上海，有倾覆满清之志。适苏报出让，遂由陈范接办。苏报宣传革命，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冬初，增入“学风潮”一栏，所载文章，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。自庚子义和团起义，人民对于满清咸抱绝望；即康梁所领导之维新派亦舍其缓和之改良主张，而欲以武力从事勤王。俄人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件之事起，国内外学界尤纷起力争，留东学生且组织归国拒俄义勇队，举国若狂。各地学生因倡言革命，而激成风潮者，尤层出不穷。蔡钧之阻止留日学生，即其最著者焉。于是上海方面有章炳麟、蔡元培、吴敬恒等创设中国教育会，谋容纳归国学生。而南洋公学学生亦以教习禁压言论自由，全体求助于教育会。故不久而有爱国学社之成立，以蔡元培为代表，章炳麟、吴敬恒等为教员。继复结合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，声势因之益张。章行严即当时退学学生之领导人

物也。吴敬恒等又发起张园演说会,倡言革命。一时校中师生皆议论时政,放言无忌,东南各省学界遂渐为此种革命高潮所激荡。惟爱国学社仓猝成立,经费不足,因与苏报约,每日由学社教员七人轮流担任撰著论说一篇,而苏报馆则月赠爱国学社百金,于是互受其利,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。

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开始,苏报改请章行严为主笔,行严就任第一日,首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,以耸动当世观听。其后数日即登章炳麟所撰之《康有为》(又名《驳康有为》书),续登《革命军序》等文字,革命旗帜于是益鲜明矣。遂引起满清官吏之注目,罗织成狱。

先是康南海先生所领导之戊戌政变失败后漫游欧洲十七国,归而著书,同门诸生为汇纂成集,曰《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》,抨击革命排满之说。香港中国日报首先驳之,章炳麟亦有《驳康有为政见书》之作。癸卯五月初五,行严摘录文中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一段,揭诸苏报,继又登章炳麟所撰《介绍邹容革命军》一文刊诸报端,因而受读者热烈欢迎,传诵一时。文中最使满清政府忌恨者,则为“盖自乙未以后,彼圣主所长虑却顾、坐席不暖者,独太后之废我耳。殷忧内结,智计外发,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、得其欢心,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,无以挟制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。载湫小丑,未辨菽麦,铤而走险,固不为满洲全部计。长素(指南海先生)乘之,投间抵隙,其言获用”。是文痛诋康南海先生之政见书,约有数点:一驳反对排满主义;二斥其不应颂扬载湫而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;三推论满洲政府立宪之必无成就;四论印度



灭亡之原因,以斥革命可致亡国之谬说;文意高古而又警辟,故极为当时一般文人所喜读。

苏报又于五月初八日刊载《客民篇》云:“同治以前,无所谓客民者。今则江苏各处遍地客民矣。惟客民之始,由于同治三年克复金陵以后,当事有裁兵之议,沿江子弟结连游兵号称哥老会。其会中人屡屡肇事,以名不雅驯,遂故称为‘客民’,阳以垦荒为名,阴实济其抢劫之计。加以甲申甲午两役频频招募,频频裁撤,游手无赖之徒无所得食,尽入客民之籍。又有所谓梁帮、红帮、青帮、光蛋帮、盐泉帮、焦胡帮者,与客民联成一气,表面若不相识,各行其事,其实皆有暗号,非个中人不能知也。光绪七八年间,客民大闹于浙东,十五年至太仓昆新一带,蔓延至于常昭。其时人民惊惧,城中富室迁徙一空。已故之张统领尽力逐之,客民仍至浙东。去年秋又自昆新一带而来,至今春则常昭抢劫之案时有所闻。故人言藉藉,皆谓客民之所为。至四月十六日则常昭客民同日肇事者二起:一为任阳镇,则客不敌主,为土民缚住二十人,并搜出刀械等物。一为七星桥,则主不敌客,土民为客民毆伤十四人。昭文张令旋出示限十日之内客民一律出境,而一纸虚文,客民毫不为动,县令无如之何。识者谓此等客民皆不嗜洋烟,并无过老过少之人,又无家室,俱如汉唐屯田塞上之兵。其中有大头目、小头目,即客民中自称为‘客董’者也。客董者,不事生业,专在城厢内外各乡市镇探听风声,寄宿于栈房,而日以茶寮酒肆为驻足之地,此中多文人学士为之,仪容都雅,人莫能测,而用度则皆取给于众客民也。口音以两湖人为多,而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安徽之人亦错杂其间。夏秋颇尽力于农

事,至初冬则柴米易银,不还租、不完粮。岁岁如是,官吏不敢问,经造地保不敢言。其客棚之中皆有新枪利炮,军器森列,名为防夜。现今江震、昆新、常昭、太仓、嘉定等州县,及长元吴之县界内,皆有客民麇聚,而以昆新为最多,几有二三万人之谱。又客民轻财好义,故四方群不逞之徒皆归之如市。其头目中并有医、卜、星、相、刀笔熟例之人,各处游行,传消递息,行踪诡秘,莫可究诘。风土人情,既烂熟于脑中,爪牙羽翼,更遍布于城内,将来之结果,洵非杞人所能揣定也。”

已又苏报附论云:“天下之事皆对待,居于对待之中,而能不失我所立之一点,是之谓主人。非漫曰主人主人已也。必先认明主人之位置,扩充主人之能力,而后享有主人之特权。然则国也者,果谁之国也耶?其能归之简单孤独异族相凌之朝廷,抑归之胶黏集合同胞一体之民党也耶?近世有号于志士,旁魄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,曰‘国民’,是其主人之位置可不问而知。既有位置,则其能力、其特权吾将次第以谋之,又乌有听人作主、自甘废弃之所谓客民客民云云者哉?呜呼!吾知之矣。盖客与主有界说,无定形,今日隶属于朝廷之下者,皆朝廷之主民也;不隶属于朝廷之下者,彼不以我为主民,吾亦不忍为其主民,于是不得不别立一帜,以对待之,曰客民。曰客民者,从变而移权为之也。且也古之时有客卿,今之时有客帝(此论发于章枚叔之《馥书》)。客民者,即从客帝逼拶而出者也。此客帝盘踞之久也,悉取其主人而奴之,奴之眼光殆无往非其主人,故二百五十年亦无以为客而必欲屏之也。是非颠倒之既久,而乃以其主人跳踉而难制者,外之为客民。呜呼!茫茫禹域,果欲塌其主人踪迹而谁从?今江苏之客民数万



人,不过全国人数万分之一。若欲以此一分而易彼万分,亦太相悬殊。客帝之运今未终,客民其将如之何耶?虽然,客民者,乃对于客帝,不欲为其主民所独有之号也。江苏客民之位置之能力,其对客帝果若何者,吾人不敢知。吾总欲以此号普被中国之将来之享主人之特权者为从变而移之计。”

苏报又于十四日刊章行严所作《读革命军》一文曰:“今日之有心人虑无不言教育普及。教育普及诚善矣。虽然,吾不知其所欲普及之教育其内容果奚若?将日求知识耶?练技能耶?非普通之人所不可缺者耶?顾其不可缺也,犹之目之视、耳之听、口之言、手之执,如器械之运动,受动者而非主动者也。主动之权在乎其脑,其脑而野蛮,其耳手口与之之为野蛮之举动;其脑而文明,其耳目手口亦与之之为文明之举动。知识技能之于主义也,亦然。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,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。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,练其技能,则为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,完全其奴隶之伎俩,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。是岂非教育界之罪人,而我国民之公敌哉!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,惟在导之脱奴隶,就国民。脱奴隶,就国民如何?曰‘革命’。虽然,革命者欧洲前世纪之产物,而近十年来始稍稍输灌其思想于我国者也。求之我国历史自汤武以来,一切惨剧或成或败,无不始于盗贼之计。特以噢咻之术,要以奴隶人为目的,无一足以当今之所谓革命者。以此奴隶根性深固之人,而骤更其地位,如戒鸦片,如劝不缠足,殆无不扞格者。呜呼!此其所以待教育也。教育之术,在因其所已知而进以所未知,因其潜势力而导之以发达。吾国乡曲之间,妇孺之口,莫不有‘男降女不降,老降

‘少不降，生降死不降’之谚，而见满人者无不呼之为‘鞑子’，与呼西洋人为‘鬼子’者，同是仇满之见，固普通人之所知也。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，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，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。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、排贵族特权、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？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，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。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，又孰有外于普通仇满之思想者乎？然使仅仅以仇满为目的，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，则风潮所及，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，而侥幸集事，自相奴畜，非酿成第二革命不止。又使艰深其文，微隐其旨，以供成学治国闻者之循玩，则亦与普及之义相背驰矣。卓哉，邹氏之革命军也，以国民主义为干，以仇满为用，捋扯往事，根极公理，驱以犀利之笔，达以浅直之词，虽顽懦之夫，目观其字，耳闻其语，则罔不面赤耳热，心跳肺张，作拔剑砍地、奋身入海之状。呜呼！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。李商隐于韩碑‘愿书万本诵万遍’，吾于此书亦云。”

自章炳麟、邹容之论著先后在苏报中发表后，举国上下无不震动。先是，上海迭次反清运动，清政府已极注意，在四五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曾函告苏抚恩寿，谓：“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，名为拒法拒俄，实则希图作乱，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”等语。苏抚立飭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，各领事业经签名许可，而工部局独不赞成，上海泰晤士报特著论称工部局之能主持公道焉。

查吕海寰献媚于清政府，第一次开具名单，指名逮捕者凡四人，即蔡元培、吴敬恒、钮永建、汤檠。第二次指名逮捕者



六人,即蔡元培、陈范、冯镜如、章炳麟、吴敬恒、黄宗仰。其所以甘为虎作伥者,以受王之春之托,出此毒辣手段。盖张园开会群众对王之春借法国兵、借法国款事痛加击抨,因之触王之春之怒。张园之会实出蔡元培等所主持,故王之春藉此有以报复也。被查拿者因工部局不赞成此举,故咸到局报明姓名居址,工部局允予特别保护,而清政府捕人运动未能达到。及章炳麟、邹容之文章发表,清吏于是称奉清帝谕旨,要求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及逮捕诸人。工部局初尚坚持,清吏一再交涉,工部局卒徇其请。至闰五月初六日(即公历七月一日),由租界分派中西警探赴爱国学社传拿章、邹、蔡、吴等,并出牌告文曰:“奉道宪密札、奉苏抚宪札,钦奉电旨: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,倡演革命诸邪说,形同叛逆,着严密查拿等因,钦此。札道拿办。并先奉南洋大臣谕:沪上各报内,苏报近更狂吠,愈无忌惮,着即拿办。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犯分别严拿,务获禀办,毋稍泄漏疏虞,致被免脱。一面签差协捕,立将苏报馆严行封闭,等因奉此。除另单发封苏报馆外,合饬密拿,仰即协捕立提后开人等,限即日解候讯究:钱允生、陈吉甫、陈叔畴,以上苏报馆主笔。章炳麟、邹容、龙积之,以上为作革命军匪人。陈范即陈梦坡,苏报馆主。以上七名,该差不动声色,即行按名拿获解究,勿延。”又饬沪道袁树勋一并查禁密拿,并采南洋法律顾问担文之计,以清政府名义控诉于会审公廨。意在依法办理,使工部局方面不得不出票拘人,复特派候补道俞明震到沪会同袁树勋办理此案,嘱令设法妥商,使外人允许查拿,不致使其远扬云云。于是惊天动地之苏报案即急转直下。俞明震到沪办理此案,遂向工

部局起诉。工部局自不得不办,出票拘人。事先工部局屡传吴敬恒等人问话,表示保护,亦即示意使诸人会意而出走,并无严拿之意。而俞明震之侄大纯在日本与吴敬恒有旧,密约敬恒往见明震。明震以拿办六人即行正法之公文示之,且曰“此等举动,直是笑话”,并留吴敬恒吃面,恐其怀疑,即举箸先食,食毕,谓吴宜速去。吴乃即日离沪。

俞明震既指名捕章炳麟、邹容、蔡元培,而独不及章行严者,盖俞明震是时总办江南陆师学堂,行严在先一年习军旅,于是,以英年能文为俞明震所激赏,后虽离校,而此情意未衰之故也。

七月十五日(夏历闰五月二十一日),由满清政府所委律师古柏提出控诉苏报馆条款,谓苏报“故意污蔑满清皇帝,挑诋政府,大逆不道。欲使国民仇视今上,痛恨政府,心怀叵测,谋为不轨”,云云。兹将苏报所登各篇文字被满清政府控告指摘之处录下:

六月一日(五月初六日)所登篇名《康有为》,文中满清政府指控语句为:“革命宣告殆已为全国所公认,如铁案之不可移。”

六月三日(五月初八日)所登《客民篇》,指控语句曰:“哥老会中屡屡肇事,以名不雅驯,遂变称为‘客民’。阳以垦荒为名,阴实济其抢劫之计。‘客民’者,即客帝逼拶而出者也。此客帝盘踞之久也,悉取其主人而奴之,奴之眼光殆无往非其主人,故二百五十年亦无以为客而必欲屏之也。是非颠倒之既久,而乃以其跳踉之难制者外之为客民。”

六月九日(五月十四日)所登《读革命军》篇指控语句曰:



“吾国乡曲之间，妇孺之口，莫不有‘男降女不降，老降少不降，生降死不降’之谚，而见满人者无不呼为‘鞑子’，与呼西洋人为‘鬼子’者同是仇满之见，固普通人所知也。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，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，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。夫革命之事亦岂为外乎去世袭君主、排贵族特权、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？”

又同日登载《介绍〈革命军〉》篇，其指控语句曰：“革命凡七章：首绪论，次革命之原因，次革命之教育，次革命必剖清人种，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，次革命独立之大义，次结论，约二万言。章炳麟为之序，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，光复中国，笔极犀利，文极沉痛。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，当无不拔剑起舞，发冲竖。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，中国当兴也勃焉，是所望于读《革命军》者。”

六月十日（五月十五日）曾刊《读〈严拿留学生密谕〉有愤》篇指控语句如“贼满人”，“游牧政府人”，“汝辫发左衽之丑类”，“汝诬谬狂戾之上谕”，“杀满杀满之声已腾众口”。

六月十八日（五月二十三日）登载《贺满洲人》篇，指控语句曰：“泰然自豪曰：金城汤池，诚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乃今者睡虎已醒，群自豁然，吾汉族之曙光已一发而不可遏，抑视满人为九世深仇，切齿裂眦，磨厉以须。”

六月二十二日（五月廿七日）登载《杀人主义》篇，指控语句曰：“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，公等皆熟视而无睹乎？”“以四万万人杀一人，奚啻摧枯？”“杀尽胡儿方罢手。”

六月二十九日（闰五月初五日）登载《康有为与觉罗君之

关系》篇，按即选录章炳麟驳康书，指控语句曰：“盖自乙未以后，彼圣主所以长虑却顾、坐席不暖者，独太后之废置吾耳。殷忧内结，智计外发，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、得其欢心，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，无以挟持重势而排太后之权力。载湫小丑，未辨菽麦，铤而走险，固不为满洲全部计。”“载湫者，固长素之私友，而汉族之公仇也，况满洲全部蠢如鹿豕者，而可以不革命哉？”

此外又有六月五日（五月初十日）苏报登载《严拿留学生密谕》，亦为清吏所指，控谓“朝廷并未下有此旨，系苏报故意捏造，意在愤激谋乱”等语。在邹容所著《革命军》为满清政府所指控者，则指出第一章第二章，谓文中多污辱清政府词句，认为大逆不道云。

事先工部局对于蔡元培、邹容、章炳麟以及苏报馆中人既系被告密查拿之人，皆令自报住址、姓名，并允予加以保护。至此捉人消息更见确实，各人遂纷纷觅地暂避风头。六月二十九日（闰五月初五日）上午，有警探多人，到苏报馆拘捕，拘票上写陈范、程吉甫、章炳麟、邹容、钱宝仁、龙积之等人，一见账房程吉甫，便问：“你是程吉甫么？”回说“是的”，即被锁上带走。下午又有巡捕来问：“陈范在么？”陈范适在，自己回称“不在”，巡捕遂扬长自去。第二日，章炳麟在爱国学社账房，警探又持拘票指名挨次查问，章炳麟回道：“余人俱不在，要拿章炳麟，就是我。”来人遂将他戴上手铐捉去。临行章炳麟要带些日用品，又被拒绝。警探又在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仲彝，及苏报馆办事员钱宝仁。而当天夜深之际，龙泽厚自动到案。邹容初由张继将其藏于虹口一西人教士家中，其